

東西影畫

世界各國流行的志怪傳說不在少數，提及中國的志怪故事，人們往往會想到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流連於離奇故事中的複雜人性，滿足獵奇心理。日前，由林玉芬擔任總導演，任嘉倫、宋祖兒領銜主演的內地劇《無憂渡》熱播，劇集志怪味很濃，既有《聊齋》的古典核心，又以現代視角解構了傳統善惡觀。

王鶴霖



▲《無憂渡》以人妖共生的世界為敘事背景。



▲劇中場景充滿東方美學特色。

志怪故事折射人性慾念 《無憂渡》以中式美學解構善惡觀



▲宣夜（左）和半夏聯合調查志怪奇案。

《無憂渡》改編自半明半寐的小說《半夏》，敘事打造一個人和妖共生的志怪世界，架空古代時間背景，以單元劇的形式串聯主題，圍繞六組故事，折射人性慾念，講述志怪奇幻故事。觀眾觀看劇集，猶如打開一本「古代民間志怪話本」。

單元敘事 一張一弛

在這個短劇、短視頻流行的時代，《無憂渡》的敘事節奏並非靠強情節推進，而是在一張一弛中建構人與妖共生的世界。每個單元結尾都會設有伏筆，再引出一個單元敘事，展現對多線敘事的掌控力。

劇中的男主宣夜（任嘉倫飾）是孤傲的捉妖師，女主半夏（宋祖兒飾）是能看到妖的富家千金，二人在人妖共存的世界裏，互相幫扶，破案追妖沒有太多情愛糾葛，關係的發展合情合理，人物行動線符合邏輯。夜晚山路上的紅轎子，山神結婚等情節，具有中式恐怖氛圍。故事雖發生在志怪世界，但捉妖打戲過程中，憑藉的是拳腳上手，而不是「法術對轟」，讓觀眾看得更加舒服。

除去男女主之外，其他人物的設定也有着其鮮明的特點，例如其中《赤煉》一單元中，琴師杏仙與蛇妖赤煉的糾葛，不再是傳統的報恩橋段，而是一個男女互換版的《農夫與蛇》，把一個普通女性因其苦難的命運，釋放出的人性之惡，演繹得很充分，甚至可以去到令觀眾咬牙切齒的痛恨程度。

而同樣講報恩的《團圓客棧》單元，被老闆賦予生命的木偶兒女，厭惡家人，殺人作惡，而受老闆飯食之恩的黑貓，反而捨去生命去救人。

架空背景 古風布景

劇中妖怪善惡種種，但終究也是在對應大千世界中的可憐「人」，讓人看後發出一聲嘆息。劇中的妖怪被賦予了更多立體的性格，與人類之間不再只是簡單的「善惡對立」，摒棄了一般的人抓妖的必然設定，而是妖怪的好壞，也是與它們所處的環境、經歷息息相關。

導演林玉芬是香港人，代表作品有《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今次執導《無憂渡》，再度向觀眾呈現東方敘事美學。劇中的「廣平城」設定在架空的晚唐時期，雖是架空，卻在布景方面洋溢着以往以唐代作為背景影視劇中的「唐韻古風」。

此外，香港演員陳家樂在《無憂渡》客串，飾演鏡妖遲望川，是第一單元故事的重要角色，成功詮釋了人物性格，讓觀眾感受到了香港演員在內地古裝偶像劇中的表現和演技。

《無憂渡》在內地平台的熱播，足以說明，在一個觀眾喜歡追求時間效率、愛看短視頻的年代，一個經得起推敲的故事，細節上的用心塑造，劇作之美，依然有廣大的觀眾緣。

劇情介紹

繁華的廣平城，人妖共存，妖擅長隱匿形跡，偽裝成人，卻不被人所知。富家千金半夏因為一次識別妖而引來追殺，就此和捉妖師宣夜相識。他們一起調查廣平城中的碧玉梨回春、九命貓換命、《廣平春曉圖》一日輪迴等多起詭異之事。

從改編經典走向網劇製作

回顧這些年讓人耳熟能詳的志怪類影視作品，從早期王祖賢、張國榮的《倩女幽魂》到後來周迅的《畫皮》再到前年的動畫作品《中國奇譚》、網劇《唐朝詭事錄》等，每部作品總有一些亮點讓觀眾難忘。

幾十年間，中國志怪類劇也隨着時代審美的變遷有着更多變化。

以往此類作品內容大多都是改編古代志怪小說，如改編《聊齋志異》《子不語》《閻羅草堂筆記》等古代作品，當中出現了不少留給觀眾深刻印象的精華之作，而到了近年，志怪類敘事作品，往往被網劇、短劇拍攝團隊所垂青，雖然也有一些「魔改之作」。

現在的志怪類劇內容，大多以原創（原創小說）為主，敘事結構完整，打造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

未來，為了滿足現代觀眾的觀劇需求，此類劇集或會向既有短劇節奏，又能兼顧一般電視劇的細緻、邏輯合理等方向發展。

《仙凡之戀》《咆哮山莊》 經典IP煥新

今年的香港藝術節雖已落下帷幕，但兩場重頭戲《仙凡之戀》和《咆哮山莊》讓人回味。作為兩部久演不衰的經典作品，今次的內容不僅精彩，更展示當前全球頂尖藝團如何「新瓶裝舊酒」詮釋經典IP。

《仙凡之戀》是丹麥芭蕾舞派奠基人奧古斯特·布農維爾的名作，也是當前仍流傳於世的最古老的芭蕾舞劇之一，於1832年在巴黎歌劇院首演，惟該版本現已失傳。今次香港藝術節的《仙凡之戀》由捷克國家芭蕾舞團呈獻，由世界頂尖舞蹈家約翰·高博格改編。高博格在繼承布農維爾風格的同時，強化男性角色的重要性。筆者在觀看過程中，對男舞者孔武有力的脖頸印象十分深刻。現代審美常以「天鵝頸」作為美的象徵，但實際上，從西方的芭蕾舞劇，到傳統中國舞劇，許多赫赫有名的男舞者，經常都有一個粗壯的脖子，這是他們作為男舞者的天賦，也是後天努力的象徵。在《仙凡之戀》中，男舞者被要求要跳得像女舞者一樣高且輕盈，這要求他們必須以雙腿及上半身等部分進行發力，以表達高博格的男性之美，從容而有力量。

由英國國家劇院、明智孩子劇團、布里斯托老域劇院及約克皇家劇院聯合製作的《咆哮山莊》，則以音樂劇的形式將這部經典名著再度搬上舞台。英國著名導演愛瑪·賴斯從階級社會對人性的扭曲和對愛情的摧毀出發，通過搖滾等音樂風格，帶領觀眾從莊園三代人的恩怨情仇中呼嘯而過。從《搖滾芭比》到《搖滾莫扎特》，搖滾音樂劇如今已經成為音樂劇市場的一種重要且十分受歡迎的形式，其激情的唱段極容易勾起觀眾豐沛的情感，這無疑與《咆哮山莊》小說本身的氣質相融合。

在今次的改編中，整部劇還結合偶戲、喜劇、舞蹈、投影等元素，讓人目不暇給。女主角的唱功了得，空靈而充滿力量，將角色矛盾、反叛詮釋得淋漓盡致。11位演員、3位樂師在舞台上從頭到尾不離場，與觀眾共享這場情感盛宴。

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文、圖）



▲古天樂（左）與袁澧林在電影中演繹救護故事。



▲在電影《送院途中》中，古天樂首次飾演救護員。劇照

新片《送院途中》探討生命議題 古天樂首演救護員救傷扶危

演藝潮流

古天樂曾演繹過很多不同類型的角色，最近他在新片《送院途中》，首次飾演救護員。電影中他因腰患而無奈辭去熱愛的工作，同時面臨家庭與事業的抉擇。過去古仔曾飾演警察、消防員等角色，演救護員則是第一次。他表示，以前沒想過做救護工作，反而想過當消防員；當救護員需要花很多時間去讀書，對這個職業十分尊重。在片場拍戲期間，特別是拍攝危險動作場面，也會有救護員在場。

大公報記者 文霏霏（文、圖）

這部電影雖然是以救護員角色為主，但內容不僅描寫他們救人的過程，也聚焦幾位救護員本身的故事，從而講述如醫療、生育、移民等社會問題。古天樂既是演員亦是老闆，為何對這個題材感興趣？他說：「香港較少拍攝救護題材的電影，戲中探討不少香港人現在面對的問題。近年醫療及教育是很多家庭的切身問題，我多少都能體會到。雖然我不是父母，但也了解到很多學校是小班教學，或面臨『殺校』危機；公立醫院收費改革，急症室將加價，身邊親友有使用相關服務，知道這些對他們有

影響。」

關心醫療及教育問題

古仔雖然首次演救護員，但他透露自己曾坐過救護車。那時他仍在讀中五，過馬路時被小巴撞倒，暈了幾秒，醒來後看到司機伏在軀盤上，最後他的額頭要縫針，幸好沒有大礙。戲中古仔要面對家庭與事業的抉擇，他表示現實中的自己一定會將家庭擺第一位。他的人生有沒有試過要做一些重大抉擇，如當年由電視圈跳到電影圈發展，是否經過慎重考慮？古仔笑說：「這個完全不

需要抉擇。」他想了一會指當年爸爸第一次中風，醫生說應該是救不回了，「記得那時候我媽說人生尚未去過旅行，原本第二天是跟我老豆第一次去旅行，她估計是去不成了。我當時許願，決定這一生不再食牛肉，最後我爸爸沒事了。」古仔指自己自小喜歡食牛扒，但自此再沒有食過牛肉，這對他來說是一個重大決定。

袁澧林在電影中飾演急症室護士，其中一場戲她需要講很多粗口，她笑言是一大挑戰。她以往曾拍攝跟與救護有關的電影，當時在台灣拍攝，她的角色因為昏迷要送院。「當時那張在救護車的床要幾十萬元，有很多機關，十分厲害。」至於人生重大抉擇，袁澧林表示原本有養貓，但去年自己經常不在香港，要靠朋友代她照顧。今年終決定將貓貓交予家人照顧。「我有時會選擇縮短行程，但一定不會影響拍電影工作。過去曾試過有機會但沒抓住，不過我覺得自己已很幸運，現在會將事業放第一位，以工作為先。我不是不理貓貓，會經常回家探牠們。」



▲芭蕾舞劇《仙凡之戀》劇照。
▲《咆哮山莊》由英國國家劇院、明智孩子劇團、布里斯托老域劇院及約克皇家劇院聯合製作。